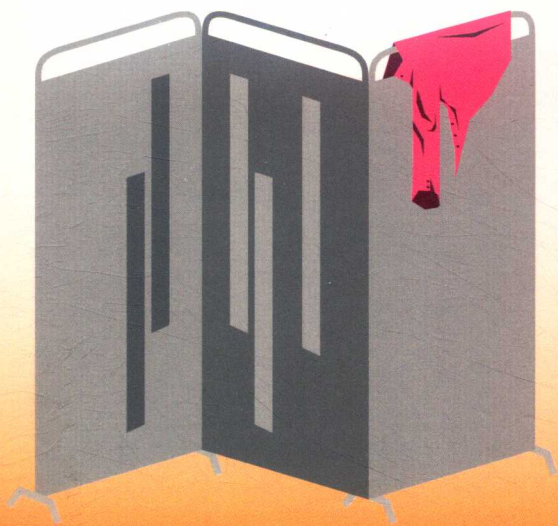


巨鹿文库

厂医梅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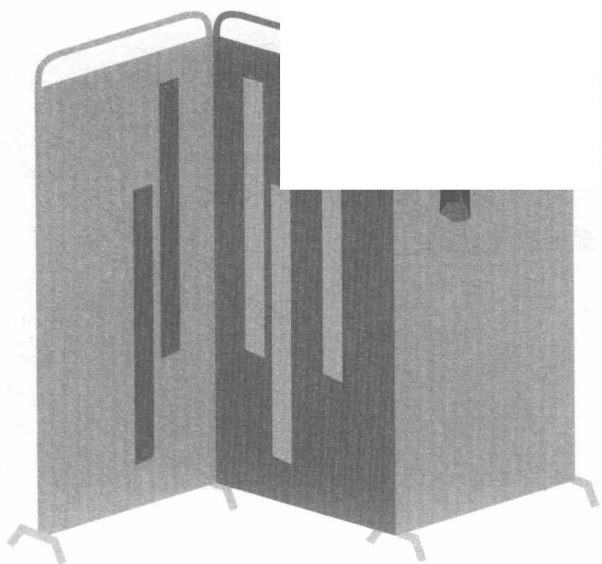
殷慧芬 著



巨鹿文库

厂医梅芳

殷慧芬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厂医梅芳/殷慧芬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3

(巨鹿文库)

ISBN 978-7-5458-1724-9

I. ①厂… II. ①殷…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586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高 巍

装帧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丁 多

• 巨鹿文库 •

厂医梅芳

殷慧芬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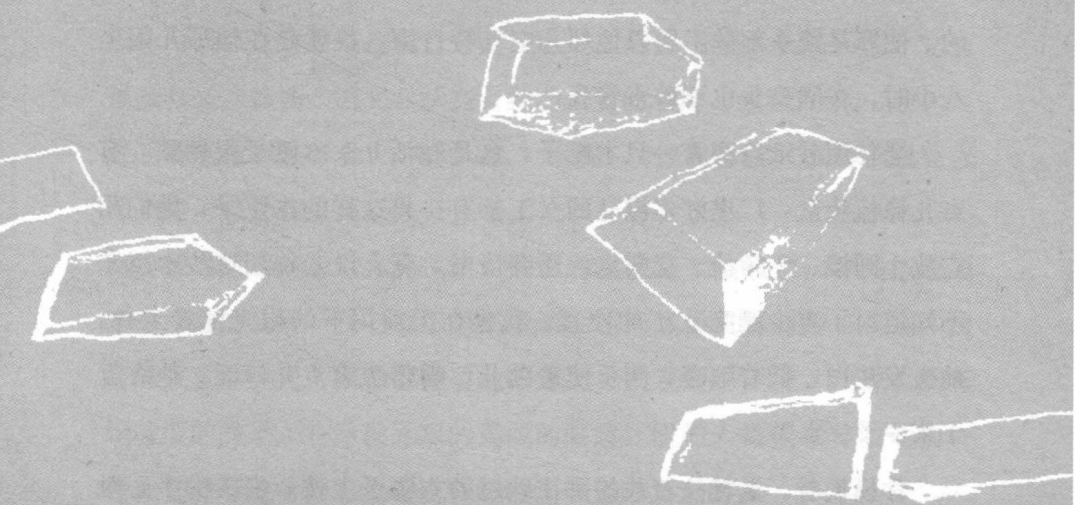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58-1724-9/I·456

定 价 40.00 元

目录

- 1 厂医梅芳
- 35 欲望的舞蹈
- 69 梦中锦帆
- 101 欢乐
- 157 仇澜
- 209 吉庆里
- 267 屋檐下的河流

厂医梅芳



梅芳是我的朋友。她比我年长好几岁，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常常用眼光、微笑来示意彼此的好感和理解。她温柔文雅，还有点儿骄傲。她喜欢我。

梅芳和我曾经在一个工厂里呆过。我们就是在那里好上的，我们把青春搁在了那儿。

第一次看见梅芳的时候，她穿着件白大褂，跟件本白色的睡衣似的。那天我坐在老林的木模间里。老林是个手艺出众的木模工，平时爱喝点酒。他和许多女人有点儿瓜葛，可没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据说他还是厂长把他从一个部属大厂“挖”来的。他算是嫡系部队，所以他那儿空气特自由，我就是在他那儿闲坐八小时，车间头头也不敢来管我。

老林用砂纸打磨着一只木匣子，这是私活儿。木匣子很精致，有点儿像梳妆盒，厂里好多漂亮的女工都有一只这样的木匣子，她们用它放小圆镜、牛角梳、花露水，还有情书。有人说老林用这些木匣子不知道讨了多少漂亮女工的便宜。我坐在天窗泻下的阳光里看老林，他头发灰白，低着脑壳，两手使着劲儿，嘴角边有点儿口涎。他有五十来岁了。

你摸摸看。老林拉着我的手往砂过的木匣子上按。当我的手心触摸到那光滑得缎带似的木面时，我的手背也同时感觉到了一种粗糙的

坚硬，那是老林的手。那感觉淹没了手心感觉到的轻薄的柔滑，我的心怦然一动，我抬起眼睛看着老林，他给我一个含义模糊的笑。这时我想到了父亲。我不该想到父亲，可我确确实实地想到了父亲，他也有这样的手，沟壑纵横。因此我没摔开老林。

梅芳就是在这时候从窗前走过的，隔着好宽的荒地，她仿佛在世界的另一头。

嗲医生来了。老林告诉我。他眯着眼睛看她。进厂的时候我就听说医务室有一个很嗲很嗲的女医生梅芳，我和师妹英子仰慕其名，连着跑过好几趟医务室，可没见着她，说是去部队医院进修了。想必现在她回来了吧。

远远地，她像朵飘忽的云在窗前移过。那件直拔笼统的白大褂附在她身上，仿佛有了灵气，一起一伏的，把她的身子勾勒得十分好看，她那乌发蓬松的美丽的头颅浮在那片白色上面，清新明朗，令人百看不厌。

“真嗲。”我下结论说。“嗲”是女工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它有很多含义，狐媚，漂亮，妖娆，纯洁，贬的褒的，包罗万象。

可老林不这样看。“嗲个屁，”他说，“你看你看，白褂子跟豆壳儿一样，她捂在里面，像只苍蝇。”

我当然不同意老林的比拟，他说的实在是太煞风景。可我望着她渐渐淡薄的身影，我心里不得不承认，她果然像只孱弱的小苍蝇，负着沉重的豆壳，艰难地轻盈地闪过。其实苍蝇并不丑，我想，它有绿莹莹的身子，有绝世无双的美丽的眼睛。假如人类像豢养波斯猫一样让它养尊处优，它也会变得纯洁无瑕至高无上的。

你知道她和杰克的事吗？好几年前她和杰克谈过恋爱。老林自问

自答地说着。我点点头。我已经听好几个人说过这事儿了，这仿佛是一条永远不会陈旧的花边新闻，被人们从过去嚼到现在，这有点儿不公平。可工厂里的人们就是这样，喜欢揪住一个人的丑事不放。

你知道杰克吗？你看见过他吗？老林狐疑地看着我问。他诡谲地笑着，他说到杰克的时候，仿佛杰克是替他光宗耀祖的亲侄子，他沾沾自喜。

我当然知道杰克。杰克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干部子弟，厂里没一个人不知道杰克。重要的是他英俊过人风度翩翩，而且他出手慷慨，颇有名士气质。

好几年前，梅芳和杰克好过。杰克先是和一个叫陆琳的姑娘好，陆琳是化验室的化验员，人挺漂亮的，只是性格孤僻，俏脸儿整天绷紧着不露一丝笑容。他们好了没几个月，杰克就从这个冷美人身边逃走了。他后来就和梅芳好了。

他和梅芳在相爱的那些个夜晚逛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他们逛马路不到子夜时分不散。当万籁俱寂的时候，他们穿过上海最狭长最隐秘的小弄堂，他们错落的足音在小巷里仿佛喁喁私语，时断时续。他们走得很慢，梅芳很有点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她喜欢把手勾在杰克的腰际，把小小的头颅搁在杰克的肩窝里。她偎着杰克，静静地倾听他心的律动。她爱得羞羞答答情意绵绵，这是她的初恋。下班以后，她有时也到杰克的写字间去坐坐。他的写字间紧挨着厂长室。有一次杰克不在，她敲门敲了很久，把厂长惊动了，厂长是个脾气挺随和的老头，他请她到他那儿坐坐。后来厂长重用她，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看上她的人品的。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梅芳和杰克在写字间的幽会内容，人们有很丰富的猜测和想象。在浴室洗澡的时候，那些已婚女工还有意无意地注目过梅芳的腹部，那腹部的平滑、结实显然使她们失望。

更让人失望的是杰克自己的否认。杰克他好喝酒。有一次他喝醉的时候，他对酒友们抱怨说，他没亲过梅芳的嘴，更没摸过她的什么地方。他让他的朋友们嘲笑了好一阵子。

你没摸过的地方不一定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故作老到地说。他们似乎还暗示了点儿什么。

杰克变得阴沉，令人难以捉摸了。为了使杰克高兴，梅芳带杰克去参加护校时代女友们的聚会。他认识了她的好友好好。好好相貌平平但她热情温柔，她像大姐一样爱着梅芳。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她俩才真正是无话不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很悲哀。

好好邀请梅芳和杰克到杭州去玩，她在那儿的一个疗养院干过两年，她有很多熟人，她保证免费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

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梅芳和杰克便跟着好好去了杭州。那是一段轻松愉快、值得回味的好时光。佳人丽影，湖光山色，杰克玩得高兴，乐不思蜀了。说好三天就走的，他赖着又玩了两天，后来好好一再挽留又延迟了两天，这一玩竟是整整一个礼拜。回沪前夕，杰克解囊在西湖边的楼外楼饮酒话别。酒精撩人，三个人都喝得脸红红的，眼睛亮亮的，莫说梅芳了，连相貌平常的好好也平添了一层妩媚俏丽。从酒楼里出来，走在湖边的时候，杰克哼了首爱尔兰情歌，那旋律飘飘荡荡，轻舟似的，载得人销魂散魄。人、湖、歌，还有夜色，仿佛都融和在一起了。

回到疗养院，杰克仗着酒劲儿，赖在梅芳和好好的房里不走，他

嚷嚷着要跟梅芳亲嘴儿，梅芳躲在好好的身后连连说不，不。好好开玩笑说：你就让他碰一下打发他走吧，又不是头一回。梅芳猛一愣忽然两手在好好背上插了好一阵，雨点似的，“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梅芳哭了。

好好尴尬地看着梅芳，撇了撇嘴。她把醉意朦胧的杰克劝回房里，她在杰克的房里呆了好长时间。好好回房的时候没开灯，她不知道梅芳睡了没睡。

第二天上了火车，三个人都生分起来，彼此仿佛初识似的，客客气气，先前的融洽和欢乐竟恍如隔世。

回上海后，他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在黄浦江畔，他们一起默默地看江上的灯火，看了好一阵子，杰克忽然很柔情地去挽梅芳的纤腰，梅芳不由自主地偎着他，她把她小小的美丽的头颅搁在杰克的肩窝里，她静静地谛听着杰克的心跳，男人的脉搏和着浦江的涛声一齐涌入她的耳廓，她噙着泪，觉着自己幸福极了。好好在一旁托着腮，目光坦然地、专注地眺望着远方，她似乎一点儿也没在意身边这对情人。

子夜时分到了，他们分手了。杰克先送梅芳回家，接下来他送好好回家。这安排很合理，因为好好的家还远着呢。梅芳站在自家的门洞里，杰克紧紧地勾着她的手，直看着她，像要看到她心里去似的。他什么也不说。她真想跟他说，杰克，我们俩一块儿送好好回家，然后我们俩再走一程，说一阵，好吗？可她没说。后来她才知道，她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杰克松开了她的手，就在这时他递给她一张字条，然后他朝街对面的好好走去，他和好好沿着街灯走了。

等他们走远了，梅芳才把字条展开来，她读了一半就懵住了。

你猜那纸条上写了什么？老林卖关子了。他笑嘻嘻地问我，然后又慢条斯理地给木匣子上泡立水。

我摇摇头。我怎么猜得出来呢。那件事整个儿就很暧昧。杰克和梅芳，还有好好，这三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杰克和好好好了？我傻乎乎地问老林。老林摇摇头，干笑了两声。怎么会呢，老林说，那好好只是个过场人物，你尽管把她忘了吧。梅芳后来又去找过杰克，她去敲杰克写字间的门，结果出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她这才知道，杰克已经换了写字间，他搬到地下室去了，他说他不要跟厂长挨得那么近。谁也拦不住他。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往来过。

现在你该明白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吧？老林认真地、期待地看着我问。我突然意识到老林其实也不知道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他还巴望我杜撰点儿什么出来呢。

我拍了拍扬在裤管上的木屑，站起来模仿着他的腔调说。你总该明白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吧？你要说就快，不说拉倒。我不耐烦了。

你急什么急？你跟她有点儿像呢，你的脸模子。老林说着随手把身边的一只半成品木模倒扣过来，那上面有个奇特的涡纹，旋转着，仿佛是没有穷尽的大问号。我不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从老林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捧着我的木匣子，我边走边想，杰克为什么不要梅芳了？人们又为什么如此幸灾乐祸？起码是没有什么同情之心。我觉着男人很卑鄙，社会很卑鄙。我忽然感到我和梅芳靠得很近。她就在我身边，艰难地轻盈地走着，她那头蓬松的乌发在灰白色的天空中燃烧着，寂寞而孤独。我发觉我在努力理解她，这也

许跟我自己的恋爱纠葛有关。那阵子有两个男士为了我大打出手，我出足了风头。我不知道人们在说我什么，我只知道我走到哪儿，哪儿便有异样的眼光、点点戳戳的手指头和交头接耳的私语。

我战战兢兢，度日如年，我连着三个晚上没睡好觉，我老是梦见那两个男士在打架，打得鼻青眼肿，鲜血横流，我吓得整夜不敢闭眼。说实话，我其实对他们也没怎么好过。我跟其中一个看了场电影，他对电影的画面、音响、剪辑、旁白有别出心裁的见解；跟另一个去上海跳水池泡了两个小时，他的跳水动作绝对可以上舞台表演。不过我再没有胃口跟他们重复这些节目。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斗殴给我难堪。

现在我看见了梅芳，她那飘忽美丽的身影散发出一股亲切的气息，她自然地无意地吸引了我，我直觉地认定她不会用鄙夷的眼光看我。于是我去医务室找她。我去求医，同时也寻求友谊。

医务室里，她一个人端坐着，默默地翻一本什么书。我递上我的病历卡。她看我一眼，然后微笑。

从她的眼光里我猜出，她显然听说过我的大名。这不奇怪，我这几天风头正健着呢。令人欣慰的是她的微笑，和善、温情、体贴。我怀着感动，坐在她的面前，我一下子觉得，她就是我的大姐。她安静、亲切、骄傲，她跟我梦想中的大姐一模一样。她让我解开衣襟，她把听诊器按在我青春的胸房上谛听，我忐忑的心跳把我的惶乱烦躁暴露无遗，她看我就像看一本打开的书，然后她开处方。她给我的是利眠宁，当她把处方笺递给我的时候，她轻轻地说，“别想那么多……好好睡一觉，然后再出去看看阳光……”

我的心一热，眼眶也随之而灼热起来。睡觉、阳光，这是她给我

的最好的处方。

我记着了她的微笑，我依恋她，我们从此就好起来了。后来她告诉我说，鄙视别人的人往往自己就很卑下。我觉着她的话有点儿道理，可我又觉得这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我没点破它，何必呢，人活着，总要玩点儿哲学的。

没过多久，厂里调整宿舍，我和英子把梅芳挟持到我们室里来了。检修工水牛偷着替我们每人装了一只小台灯。梅芳还在帐子里挂了一只彩色塑料娃娃。那一年，我和英子都是十九岁。十九岁的小姑娘是这样的：好起来和你合穿一条裤子，吵起来恨不得扒你的皮。我们和梅芳自然是合穿一条裤子了。同室的还有三个姑娘，都是捏摇手柄的。六个人数梅芳年龄最大（二十四岁），职业最高贵（医生），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照顾她的年龄、她的身份，今天拖着她在街上一边儿啃甘蔗一边儿晃荡，明天又伙着她在影院里看一部老掉牙的苏联故事片，边看边嗑瓜子儿，待到那个天鹅湖镜头过完了，我们又噼噼啪啪把椅子摔得震天响，大大咧咧地从暗无天日的影院里走出来。我们常常莫名其妙毫无节制地痴笑、大笑、未说先笑。这时，梅芳总是无奈地摇摇头。不过她也有受感染的时候，她也纵情地笑过。她笑得膝盖着地，人扑在床上，像个十九岁的姑娘。她说她跟她的同学们就是这样笑的，“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好多年以后，我变得沉郁变得寡言少语心事重重了，我才理解，梅芳是在迁就我们，或者说是忍气吞声。她对朋友也这样隐忍，这使我更加感动又未免有点伤感。

回溯历史，梅芳的隐忍性格在十九岁时就已经铸成了。十九岁她

护校毕业，分配时班里摊着一个郊区名额。老师把全班女孩的名字做成一块块方牌，摆弄来摆弄去，找了好几个女孩，先是一个有点儿文才的，那女孩把她的姓名牌剪成了碎片儿，然后像播种一样扔进了花圃里；再一个是哭宝宝，在老师家门口像孟姜女哭长城哭了一天一夜；还有一个是自虐狂，她在肝炎病区拾了副病人扔下的碗筷，她后来交出一张 GBT600 的化验单。老师最后把梅芳请进了办公室。

“梅芳，你需要锻炼，你去。”老师疲惫地舒展身子说。一锤定音，一句话决定了梅芳的命运。

我认定那老太太是欺软怕硬。我问过梅芳，我说你为什么反抗？她说她也不知道，老师对她一直很好。她十九岁的时候就没治了。

宿舍里的欢乐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事过以后，那三个姑娘开始疏远我们，确切地说是疏远梅芳。这件可怕的事涉及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小伙子。

这个很好很好的小伙子便是水牛，厂里最出色的检修工。说来你也许不信，水牛还真是一个人的大名呢。他是个家居农村的青年，兴许他出生的时候，他们水家真的盼着要有头牛呢。水牛他很土气，文化也低，可是他勤快能干人也不笨，他检修过的机器，摇手柄捏在手里，不用劲儿也转得飞快，轻巧得叫人舒心。他还顶讨那些年轻妈妈们的喜欢，一到浴室开放的日子，她们一个个把自己的宝贝儿子全托给他，他像赶小鸭子一样数着一、二、三、四……他带他们去洗澡，那时候澡堂里便像个放鸭场挤满了长着鸟儿的小光腚。水牛来回奔波，忙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又耐心又细致，他从来不会把这个小孩的

袜子套到另一个的小脚上。水牛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他的名字和光辉事迹上过《解放日报》，他和大人物一起拍过照，替他整理撰写先进材料的笔杆子后来到局里当局长的秘书去了。

我提到水牛的时候，我心里怀着很真诚的敬意，我至今还记着他偷偷给我们装的小台灯带给我的温馨和寒夜静读使我领略到的快乐，我后来对好多人都丧失了敬意，可我对水牛却是始终没变，尽管他在那个可怕的晚上粗暴地爬到了梅芳的床上，尽管我狠命打过他。

谁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相信，水牛竟偷偷地无言地爱着梅芳。水牛再怎么好，可他总是水牛，他没有文化，不知道煮咖啡该用旺火还是文火，他家居农村，土八路一个。说得坦率点儿，他这是有点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他和梅芳统共只说过十句话，这爱情来得莫名其妙。

我想象，爱情之火起初很温和，它给水牛带来一种甜蜜的幻觉，他常常在梦中看见梅芳：她背对着他，在他家乡的河坡上独自而坐，她的蓬松的乌发像燃烧的火焰，在河面上绽开，黄昏的时候，她手里提着根细树枝，轻轻抽打着土地，她文文静静地朝他走来……他一定经常失眠，他在黑夜中谛听到一种声音，那声音来自他心灵深处：梅芳梅芳！他听见他的心在喊，他的四肢痉挛似地狂躁不安。他苦恼地爬起来，穿过漆黑的生活区来到车间，他把那些原先打算第二天检修的机床打开，他专心致志忘我工作，一直到中班的人全走散了。他精疲力竭回到宿舍躺下来，可是他依旧睡不着，那折磨过他的呼声重又涌出他的心房，它飞扬着，翻腾着，梅芳梅芳……

一天又一天，他在烈火中煎熬，一直到那个可怕的晚上，魔鬼在

烈火中诞生。那天晚上他在车间里加了班出来。他抬起头，星、月、夜忽然全成了梅芳的氛围，它们和她仿佛是一体，连同脚下的土地，梅芳梅芳，呼声从每一个意象中产生、膨胀，热浪似的掠过他颤抖的心灵，他觉着某种潜伏心底很久的东西，与生俱来的东西，撞锤一样疯狂地撞击着他的身子。怀着狂喜的痛苦他跑起来，他听见他的脚板踩过大地时的回声：梅芳梅芳……

宿舍里亮着盏很小的灯，水牛帮着拉线接头的灯。我和英子，还有另两个姑娘，四个人像四只小老鼠在房里蹑手蹑脚地来回穿梭，我们刚下中班，上床前我们还有许多内容要完成，纯属小姑娘的内容。薄光下几个人小心地撩水擦着身子，嘀沥嘀沥的错落的水声把夜衬托得宁静而富有生气，它使我觉着这水声不是来自搪瓷脸盆，而是来自山野、洞壁。我倚着床档坐，我闭起眼睛，夜的生息丝丝入扣，传入耳中，模糊飘忽，若有若无。我仿佛睡着了，我被一种莫名的紧张猛刺了一下，我站起来，我听见寂静中一阵沙沙沙的声音，雨打芭蕉似的，我朝黝黑的天空望了望，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把巴掌伸在窗外，巴掌浮动在夜气中像一只硕大的白蝴蝶，传递着夜的神秘。“没有下雨。”我对自己说。我转过身子。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水牛。我“哦”了一声就懵住了。我不是一下子就认出水牛的，或者说我压根儿就没认出水牛来，我被他身上蓬勃的野性和眼中的欲火吓懵了。

水牛站着，身子仿佛比往常大了一倍，他使我联想到夜半对着家宅嘶叫的野猫子。野猫子直立着，但露出它难看的令人恶心的下部，还有流火的猫眼。他没看我，他浑身充满了弹性地震颤着，他认准了梅芳的床铺他腾空而跃，挂着的帐子发出“哧——”的撕裂声，他扑

了上去，像只大蜘蛛疯狂地扭动着。这时我如梦初醒，我尖叫起来，我看见英子在手舞足蹈，像西洋镜里的小人儿，她吓坏了，我还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姑娘冲上去扯着水牛的一条腿，像拔萝卜一样拉扯他，他野蛮地踢蹬着。我扑上去，我盲目地呼唤着：梅芳梅芳。突如其来地，我愤怒至极，我抱起水牛的另一条腿，我忘了留神自己，我把腰朝前滑，头拼命后仰着。这时我看见梅芳其实已经醒了，她的上衣被水牛扯开了，雪也似的肌肤在灰暗的夜里格外醒目，她双手捂着乳房，一个劲儿地往角落里退。她无声地呜咽着，忽隐忽现的月光照着她的脸，眼泪无遮无掩地直往下淌。单人铺就三尺来宽，她再怎么退也逃不脱水牛的大手，水牛掰着她捂着乳房的手，好像在剥一只微启的贝壳，那贝壳里晶莹迷人的珍珠撩得他发疯了。这样的场面我出娘胎还是头一回看到。不由心头怦怦乱跳，两手竟使不出劲儿来。这时水牛忽然脚踹着了下巴颏，我的上下牙床猛烈地撞击了一下，眼前发黑，我倒了下去，我抱住他的脚始终没放。我也发疯了，我死死地拉住他，把他拽下了床。高个子姑娘被压在了下面，她痛苦地呻吟着，我顾不上去扶她，挣扎着爬起来，然后什么也来不及想，飞起脚朝水牛的脸、颈、肩踢去。一下，二下，三下……有人抄起板凳砸他的胳膊、腿，一根碗口粗的拖把朝他捅过来。我们所有的人胡乱地扑上去，拳脚并用，我们打红了眼，恨不得一口气把他打死！

“不要打了……不要打！”一个绝望的有点儿孤单的声音蓦然响起，尖利刺耳。我们不知所措地停止了动作，与此同时，英子端着一大盆水，她好像来不及刹车，兜头朝水牛浇去，然后捧着脸盆痴痴呆呆地看着他。

喊话的是梅芳。她套了件本白色的睡衣，赤足，抱肩，她就站在